

## 书评：玛丽·怀斯曼《中国新艺术中的大唯物主义》

石雯萱

独立学者 \*

玛丽·比特纳·怀斯曼 (Mary Bittner Wiseman) 的新书《中国新艺术中的大唯物主义》(*Grand Materialism in the New Art from China*) 发人深省。本书以唯物主义为着眼点, 在变化的社会背景中审视了中国当代艺术及其与当代和全球艺术的关系。简要说, 本书考察了发生在中国艺术界的两个独立的运动: 一是从“决定我们如何表达思想和看待世界”的语言到语言背后的隐藏和构建的转移; 二是走向全球化 (xv)。这两个运动在物质层面有所重叠, 怀斯曼通过彼得·奥斯本 (Peter Osborne) 当代的概念和阿瑟·丹托 (Arthur Danto) 艺术的定义审视了它。然而, 本书不仅是关于艺术, 而更是基于艺术, 特别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多学科著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艺术不仅是本书的主题, 更是讨论的场所或起点, 由此怀斯曼谈论了哲学、文化传统及其与艺术的关系。在这些讨论中, 东西方的实践家和思想家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差异: 一是如何认识世界、生命和人的存在; 二是如何看待艺术和审美; 三是所珍视的东西不同。基于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怀斯曼最终回到她对艺术本身的强调, 反思了当代社会的艺术是什么。

本书被分为三个部分: 危机, 通过艺术工作, 和通过艺术思考。在第一部分“危机”中, 怀斯曼首先介绍了中国艺术转折点产生的历史背景, 而后论述了中国艺术发生的变化。怀斯曼认为, 随着向西方开放, 中国也向西方资本主义敞开, 这促使中国艺术家看待世界的方式发生了转变。怀斯曼认为, 这种态度和视角的变化表现在了艺术作品中。具体来说, 先锋艺术家们通过在变化的社会背景中寻找失落的信仰与新中国对话。在此阶段, 当语言已无法一贯地捕捉变化的世界时, 艺术家们表达的物质版本开始出现在一些最好的新艺术作品中。

在第二部分“通过艺术工作”中, 怀斯曼展示了中国艺术家如何通过艺术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艺术家面临三个问题: 首先, 资本主义如何影响了他们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其次, 当语言的原意在变化的社会背景中消失或发生变化时, 他们语言意义的来源是什么; 最后, 在新时代他们的艺术和艺术理论是什么。通过评估徐冰、蔡国强、宋冬等几位杰出独立艺术家的作品, 怀斯曼认为中国的艺术家通过诉诸物质来反思和思考自身及其意义, 以寻求答案和表达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 物质是他们追寻的场所、方法和手段。

在第三部分“通过艺术思考”中, 怀斯曼从前两部分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探讨中抽身而出, 走向了对艺术的普遍反思。在此, 她关注了三个主题: 全球、当代和艺术概念。首先,

---

\* Correspondence: Wenxuan Shi – East District 4, Daminghu Community, Lixia District 4, Jinan, Shandong, China. Email: shiwx98@gmail.com



怀斯曼考察了几件中国当代艺术品，并简要概述了全球及全球艺术。她认为“是全球的并不代表标志着其起源和地域的特点的缺失，而是注重差异”（87）。她还将全球艺术视为被全世界的人们参与和欣赏的艺术，而非没有起源和地域特色的艺术。其次，怀斯曼参考了彼得·奥斯本的《无处可去：当代艺术哲学》（*Anywhere or Not at All: Philosophy of Contemporary Art*）并诉诸两位中国艺术家的展览来检验奥斯本对当代艺术的解释。奥斯本将当代艺术解释为一种现代主义，并总结说现代主义远不像许多批评家所认为的那样已经结束。相反，他相信它在保留历史实践批判的程度上构建了当代艺术的全部领域。而两位中国艺术家艾未未和林天苗的展览《根据什么》（*According to What*）和《束缚与解脱》（*Bound Unbound*）与奥斯本对当代艺术的诠释是一致的。最后，怀斯曼通过参考阿瑟·丹托对艺术的定义及其在一些中国新艺术作品上的应用反思了艺术本身。怀斯曼认为在中国，艺术史并没有随着中国向西方的敞开而终结，而丹托的定义运用在中国新艺术上是恰当的。

本书有两大亮点。首先，它开启了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广泛讨论，涉及了哲学（认识论、伦理学、形而上学）、文化传统以及诸多其他学科的话题。这样的讨论有助于读者超越艺术本身来反思艺术，并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艺术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由此，读者可以了解艺术和其他学科是如何相互影响并影响人类生活的。在阅读最后一部分内容时，读者可能会发现阅读前两部分所带来的思考仍萦绕脑海，并帮助他们独立地反思“什么是艺术”这个问题。正如怀斯曼所指，艺术不仅关乎人们对美的态度和对美的理解与表达，它还反映了人们如何认识自己，如何理解世界，以及如何理解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所展示的不仅限于美，而包含了整个人类世界一人的生命与存在。因此，本书为读者独立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广阔空间和丰富资源。

其次，怀斯曼准确抓住了中国艺术的特点和精神，并将其清晰地阐释给了读者。这使本书对中国艺术的分析精准到位。怀斯曼注意到了美的角色在中西方艺术中的重要差异，这表明了两种文化世界观的差异。据怀斯曼所述，“最受艺术作品吸引的不是人的眼睛，而是精神。艺术以美著称，但其所追求的不是美，而是作品与宇宙脉搏的和谐，即谢赫第一原则的满足”（61）。美在艺术中是重要的，但却是中国艺术的次要追求。作品与宇宙脉搏的和谐，或者说艺术品主客体精神的和谐才是中国人创作艺术的首要目标。同样的，怀斯曼认为“中国艺术历来重视艺术创造的过程，而非艺术品本身。过程而非产品，能量而非形式，构成了真实...当艺术家通过画笔捕捉到某种客体或活动的精神与生命力时，艺术就诞生了”（63,65）。

艺术是“某种客体或活动的精神与生命力”的表达，或者说，这种精神和生命力才是艺术家想要通过其作品表达的。为了准确把握它们，艺术家“在关键时刻全神贯注，以便于将自身的共鸣转移到她工作的媒介上”（65）。这就是中国艺术家如何实现自己与艺术对象之间的和谐，如何根据宇宙的脉搏创作其作品。同时，这也是语言的基础。通过捕捉中国艺术的核心特征，怀斯曼向读者清晰地阐释了中国艺术。

本书以其具体的关注点和全面的背景讨论，令许多读者印象深刻和感兴趣。它首先会吸引的读者是想要了解唯物主义视角下中国当代艺术的美学家和艺术家。其次，它会吸引热衷于中西方传统、艺术与哲学的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学者。他们可以受怀斯曼对中西方观点的比较及其对中国艺术品的分析和鉴赏的启发。再次，它还会吸引乐于发现哲学对

其他学科有何影响的哲学家。本书阐述了哲学对艺术的影响，因此可以被看作是追溯哲学对其他学科影响的详尽案例研究。简要说，由于艺术这个具体主题和涵盖丰富的跨时间跨学科内容，本书将会引起读者的广泛兴趣。